

作家創刊 優待預定

零購：

創刊特大號零售四角

普通號每期二角二分

全年十二期

特大號二次

零購需洋三元

郵寄費用在外

預定：

全年十二期

祇收洋二元五角

特大號不另加價

國內郵寄費用在內

照零購便宜五角以上

優待辦法：

凡在本刊創刊一個月內預定全年一份者（連郵二元五角）贈送上海雜誌公司實價書券一元憑券可換取本版書及預約書十足通用照零購可便宜一元五角以上

◆額定三千戶

滿額隨時截止

欲定從速◆



譯文

新一卷 第二期 目錄

羅曼羅蘭七十誕辰紀念

法蘭西與羅曼羅蘭的新遇合

J·R·布洛克作

黎烈文譯

二八九

論詹恩·克里士多夫

亞

蘭作

陳占元譯

二九九

貝多芬筆談

R·羅

蘭作

世彌譯

三二〇

向高爾基致禮

R·羅

蘭作

陳占元譯

三二一

論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

R·羅

蘭作

陳占元譯

三二五



好差事沒了……………三二九

L·修 士作 姚克譯

北極圈內的酒釀……………三四三

J·倫 敦作 天虹譯

風……………三六八

A·綏拉非摩維支作 金人譯

M·M·珂丘賓斯基……………三九九

M·高爾基作 胡風譯

詩……………四一一

A·紀 德作 黎烈文譯

嚴寒·通紅的鼻子……………四一三

N·涅克拉紹夫作 孟十還譯

我的歌及其他……………四四八

S·裴多斐作 孫用譯



杜勃洛柳蒲夫誕生百年紀念

杜勃洛柳蒲夫略傳

克夫譯

四五七

批評家杜勃洛柳蒲夫

V·恰唐諾夫作

克夫譯

四五六

回

憶

M·綏曼諾夫斯基作

克夫譯

四六五

給

詩

人

N·杜勃洛柳蒲夫作

克夫譯

四六七

什麼時候才有好日子

N·杜勃洛柳蒲夫作

克夫譯

四六九

特載

死魂靈

第二部

N·果戈理作

魯迅譯

四七四

後

記

五〇三

插

圖

無	題(法國A·瑪爾木刻).....	封面
羅曼羅蘭最近照像		二八九頁前
J R·布洛克照像		二九九頁前
羅曼羅蘭與高爾基合影		三二一頁前
年青時的羅曼羅蘭		三二五頁前
保夫羅夫斯克風景(蘇聯S·波查斯基木刻)		三二九頁前
凱勒爾小說插畫之一(蘇聯L·希仁斯基木刻)		三四三頁前
馬	(P·斯畢修爾木刻).....	三九九頁前
無	題(法國G·富尼歐木刻).....	四一一頁前
涅克拉紹夫畫像(俄國I·克拉姆斯珂依畫)		四一三頁前
裴多斐畫像(班爾茲爾畫)		四四九頁前
杜勃洛柳蒲夫像及其簽名		四五七頁前
休爾頓「近鄰」幅畫之一(英國L·安哥斯木刻)		五〇三頁前

蘇聯詩壇逸話

蘇·本約明·高力里著

戴望舒譯

每冊實價四角

寄費三分

掛號另加八八

本書是作者用法文寫的一部詩的理論書。原名『俄羅斯革命中的詩人們』，在巴黎出版。上部是關於蘇聯詩壇的逸話，用着公允的眼光和簡明的敘述，根據了個人的回憶和寶貴的文獻寫出來的，同時抒情而又有系統的對於蘇聯新詩的研究。在這裏，作者指示出資產階級文學如何地潰滅，宣傳文學如何地產生，意象派和未來派如何地演進并試想和革命聯結。所以採用這種逸話體裁來寫這部書，無非是要使讀者增加興趣而已。本書不祇是從事新詩研究和寫作的人們所需要，就是文學的嗜好者亦得一讀這趣味而不枯澀，簡明而不繁重的一部詩的理論名著。

本書計二百頁，凡七萬餘言，用仿宋字排印，疏朗美雅，加印精美插圖數幀，尤覺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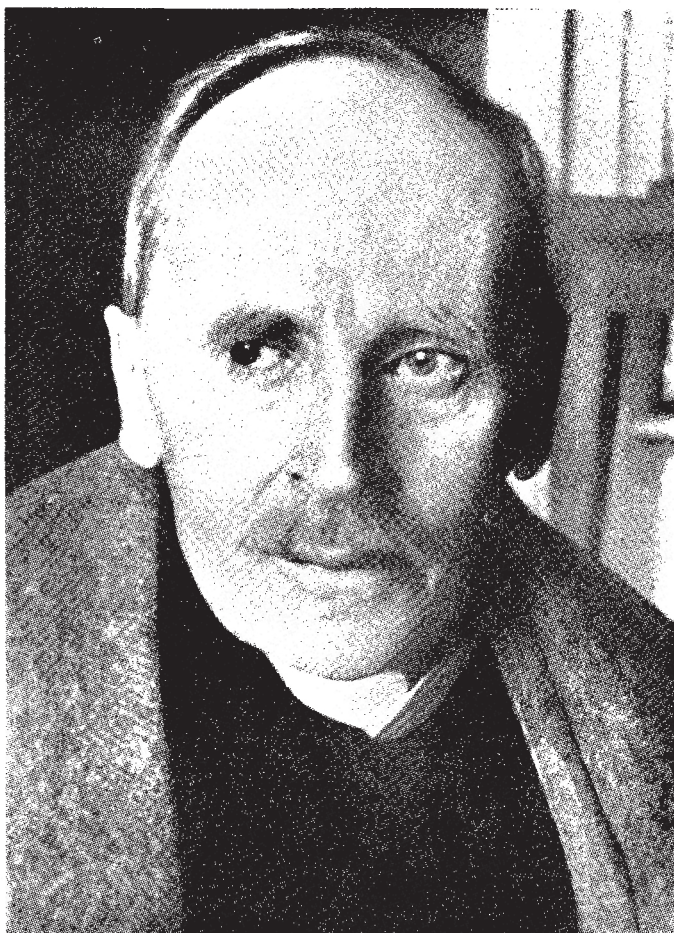
電話 一九五一
話四一五九

總發行

上海四馬路
三四二號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支店：廣州·南京·漢口·昆明·成都



羅曼羅蘭最近照像

法蘭西與羅曼羅蘭的新遇合

J · R · 布洛克 作

當羅曼羅蘭本人聳立在我們面前時，我們的眼睛便驚嘆着在他身上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狀貌。音樂家，歷史家，小說家，劇作家，藝術批評家，散文家，人生批評家(moraliste) 政治家，詩人，都在這非凡的活動力裏找到他們的養料。更加明達的人們，還在這種「該博」(universalité) 以外，加上不倦的朋友，溫柔而又易警的心，忠實且寬容的通信者，許多失意之人的祕密的顧問，一切敏活的頭腦中的最現實同時又最不現實的頭腦。

羅曼羅蘭的信札和他的記事簿，有一天會成為我們這時代的鏡子。我們不會有着享受這種啓示的壽命的。這種啓示在給我們的子孫準備着一個悲壯的襲擊。他們會看到那裏面反映着我們這世界的一切最崇高和最卑下的事情。現在再沒有什麼稍許觸目的人物，獨特的思想，新的主義，不會有着引起這澄碧的，同時溫柔而又冷酷的眼光注意的機會。每個人都會不知不覺地把他的痕迹留

在這灼熱而又冰冷的良心上面，而這有時被熱情略略變形了的肖像，會像一種使人震驚的供述一樣，在歷史前面顯露出來。

往後人家會懂得威爾勒夫的隱士在他所住的這小屋子裏扮演的是什麼腳色。東方人士慣於區分兩個歐羅巴，即是我們的歐羅巴和「羅曼羅蘭的歐羅巴。」一些爲着兩個共和國間的累世的糾紛在尋覓一個仲裁者的南美洲人，都轉身趨向着他。許多旅行家給我們寫道，在中歐和東歐讀者最多的書籍是羅曼羅蘭的書籍，並且沒有一個那樣小的城市他的著作不被人知道，不被人提及。而人們不知道應當更加歎服的是那從各處向這人昇起的忠誠呢，抑是這人知道用來制止這種忠誠的過度，並消除其危險的那種剛毅的良知，銳利的諷刺，和明澈的見地。

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覺地成爲中心了的這運動，顯示了他的人格的另一面，那比較地少被人看到，少被人提起的一面，但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面——因爲這是他藉以最深刻地反映着我們的時代的苦悶的一面。

假使我說戰爭是以一種突然的轉向登記在羅曼羅蘭那本能而又自然的發展裏，我們的回憶會要提出抗議的。因為在這建築物裏，一切都表示着一致。

然而假使我要像一個文學批評家一樣來說明羅曼羅蘭，並且像我說明法國和英國的某著名作家一樣，單是根據他的美學發展的法則，而不把戰爭的精神的衝擊看得異常重要時，我便會自己剝去對於他的活動力所採取的形式與方向的理解。

那麼讓我們說他本人對於這衝擊呈現了一種特別敏感的外表罷。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他神妙地具體表現着法蘭西的自由的大市民階級，他的對於高尚的文化掛慮，他的禮貌，他的熱情，他的洗鍊，他的對於獨立的愛好，他的熱中的純理主義，他的寬容的基督教等等。羅曼羅蘭的理想主義是安放在那本質地成了十九世紀法蘭西的非宗教思想的柱石的這三個柱石自由，榮譽和祖國上面的。因為是他，他還加上了第四個柱石藝術。

由於他的自由的需要，他參加着從中世紀的Communes以至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和德列夫斯事件，不斷地表現出來的這市民階級的最古的努力。

● Affaire Dreyfus 是法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污點。德列夫斯是一個猶太軍官，被誣陷入獄，後來引起許多有正義感的人們的抗議，發生軒然大波。

由於他的榮譽的崇拜，他自附於威尼的系統，並像繼承遺產一樣地接受臨終的宗教遺留給驕傲的人們的那無量的厭世主義的資財。

愛國者，他是像百科全書派（Encyclopedistes）國民大會派（Conventionnels），拉馬丁和米施烈和一切把祖國看作人們由此跳往「人類」的跳躍板的人們一樣的愛國者。

戰爭來了，它把四個柱石順次折斷了，並且，在折斷它們的當兒，使大家都看到它們究竟是由什麼東西作成的。

祖國嗎？一個嫉妬的，偏狹的偶像，一條單純的拋在政治和財政的結合上面的被蓋。

榮譽嗎？一個響亮的字眼，虧了它，人們才能使得具有同一文明的孩子，爲着同一的動機，面對面地從容死去；一種空洞的，靜止的，無能反抗一個被利益統治着的世界的卑劣的力。

自由嗎？一個死了的偉大的事物的殘滓。現在戰戰兢兢退縮在一些平凡而又懶怠的權力周圍

● Vigny 是法國浪漫派四大詩人之一，其作品厭世色彩特重。

● Lamartine 亦爲法國浪漫派大詩人。

● Michelet 十九世紀法國大歷史家。

的它，已經祇能藉着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名稱營養一種由恐懼、猜疑、不肯服從必須有的束縛等組成的小市民階級的無政府主義。

藝術嗎？一個毫無所謂地爲着暴君和英雄而跳舞着的女孩子。

這四個柱石的折斷，羅曼羅蘭曾把它象徵在一本偉大的著作，一本連上接下的著作 Lilith 裏。

在法蘭西，爲着脫離宗教而戰的英勇的時間已經祇是一個回憶了。一面繼續着日常瑣屑的使人困苦的玩意——教會政治的糧食，——天主教徒和自由思想家一同悄悄地趨向着智識與精神的緩和。「嚴格的遵守」在兩方的營地裏都已完結了。聖·亞爾分斯·德·李果梨是不單在教會裏得着了勝利。那使得僧侶中的法蘭西教會派喪胆的打擊，在敵人的家裏已有着它的正確的反對說。

● Lilith 是羅曼羅蘭的一本戲曲。

● Saint Alphonse de Liguori (1696—1787) 意大利高僧。

在法蘭西，一直有着一種誅求的，勇敢的，不可制馭的，驕傲的，稍稍陰鬱的靈魂的隱伏的潮流。這種靈魂雖爲數不多，但法蘭西的歷史沒有它們便不會成立也不會使人了解的。加爾凡教義（*Calvinisme*），占塞尼斯教義（*Jansenisme*），法蘭西教會派的教義（*Gallicanisme*），國民協會（*Convention*）等，都在這類靈魂上汲取了它們的主要的力量。羅曼羅蘭曾在詹恩·克里士多夫（*Jean-Christophe*）的一部分地方神妙地描寫過這類靈魂。

在大戰期間，這種道德的精英曾在它始終貪求着的犧牲裏得到發揮它的氣力的機會。供給着沈默的德行，真正的勇士，那些在前線和在後方一樣，在家庭和在城市一樣，逃避誇張和浪漫主義的人們的最美的榜樣的是它。

因此，被死亡，被生活的新的條件，被戰後的朽腐損害得最兇的也就是這種道德的精英。死了一部分人，弄得傾家破產，不勝抱恨的它，痛苦着，沉默着。

另一個潮流看見那位子空着，便利用機會，暫時將我們浸沒了。我在這裏指的是「平庸的戒律」（*moyenne observance*），溫和的風習，寬容的諷刺，聰明的懷疑主義，對於一切的輕易的承認，可愛的美學主義——法蘭西的第二個面貌。

人們可以憑着這些東西造成一些愉快的浮華的集會，但人們却不能再造成一個世界。高雅和

漂亮的談吐祇在社會脫離了危機的時候才有着它們的充分的價值。而我們的文明現在却正有破滅之虞。

在大戰以前，人們可以做一個優秀的藝術家，一個自由的市民，一個有名譽的人而躊躇滿志。現在却非做聖徒或革命家不可。

在加入革命以前，羅曼羅蘭曾首先受着神性的吸引。

在這二十年間，他的一切努力，可以由「一種新的生活的理由的追尋」來說明。不錯，他曾是最先大聲擁護某種革命者之一，可是他起初好像覺得爲着拯救西方起見，這種革命是太過西方的了。他贊成人家把一個濫用權勢的階級的權勢奪下。但他却不能忍受一種革命爲着得到勝利的緣故，必須具有把學說變成策略，把觀念變成權力，把理想變成便宜主義的那樣的外表。而歐戰五年的屠殺賦給他的對於暴力的憎恨，也使他對於一種參與內戰的主義執拗起來。

於是他起初向着更遠的東方走去。*The way to India*. 他受着甘地的吸引。印度，它的無量的，不幸的溫和，成了那要把他引往某種主義的路上的休息所。*Passage to Moscow*……

羅曼羅蘭是必得先行證明那在純潔的狀態時有着那樣漂亮的話語的宗教，已經不是一種足

夠摧毀近代社會的冷酷，惡意，和抗拒的武器才行。（如果不然的話，如果個人的德行能夠有效地制馭機械化的貪慾的可怕的邪惡時，我們還希望有什麼比福音書更好的東西呢！那樣我們便會大家都是基督教徒。我這話是爲我自己說的，但我確信也是爲着許多別的人說的。）

羅曼羅蘭和紀德雖是那樣不同，但人們要從這觀測台上才能分出他們兩個路程的平行。他們有着同樣的來歷和同樣的彼此都是宗教的坐標。他們的某種主義是對於良心的祕密的權力有過一番崇高的質問之後才發生的。

他們兩人的對於某種主義的參加，都是在這質問沒有得到答復轉回他們身邊之後才有的事情。單是神性不能在那不復是個人，而是人類社會，不復是罪惡，而是貧苦——這罪惡在教會的表冊上被遺忘了——的平面上發生效力一事，把這兩個誅求的靈魂投向它們可以找到現在全世界所有的最廣，最强的要求的志願的地方。某種主義的革命，這勇武和有效的決定的經驗，終於有一天招致了他們。而人們確信當他們兩人照着各人的方法，相信緊張的精力，忠誠和犧牲的最高點存在那裏的時候，這種革命和經驗便會一直保有着他們。

介乎一種在逝去的宗教和一種在到來的新思想之間，西方的智慧和藝術是沒有支持，沒有目

的且沒有辯解地飄浮着。

假使我們能夠把那在肉體和精神兩方面，強烈地感到這磔刑和這空虛的人叫作英雄，那麼最偉大的英雄該是那曾爲着它們痛苦得最厲害，並用了最大的權力把它們表現出來的人了。

二十年以來，我們便走進了一個動作的意義和生活的行爲的問題把一切旁的問題拋在暗處的歷史的時代。當許多人還在我們的命運的這新的狀態前面摸索着，試着適應這種狀態，並把他們的議論也和這種狀態適應起來時，羅曼羅蘭却從一九一四年起，便實際地體驗過這世界的良心的瞬間。

他把它肉身化了。直到某一點，這事是無意的，不知不覺地，正如一切真實的英雄所常有的事情一樣。因此千千萬萬的煩悶與騷亂都反映在他的煩悶與騷亂裏面。千千萬萬的痛苦都可以從他的痛苦裏面看出，都躲避在他的痛苦裏面。

並且如果法蘭西和西方在若干年內不曾有着束縛，信條，和指導者，某一個地方却有一個人，在給它們付着代價，一種思想——和修道士們在世界毫無防禦地沉在黑夜的時候所念出的祈禱一樣——在給我們守護着，痛苦着。而我們的敬意，我們的感激和我們的情誼便由此而生。

現在終於輪着法蘭西也走上路了。當它第一步踏上它的復興的路時，它便見到那在這路上走